



THE TRUTH ABOUT MARKETS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 but Most Remain Poor

富国恒富，
穷人如何翻身？

市场的真相

[英] 约翰·凯伊◎著 陈琇玲◎译

贪婪有错吗？为何有的**国家富强**，有的**贫穷**？
美国经营模式有什么问题？**富国经济制度**该如何移植？
全球化为何**重伤发展中国家**？

这本书让你了解**市场经济**出了什么**错**，更清楚应采取什么**行动补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THE TRUTH
ABOUT MARKETS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 but Most Remain Poor

市场的真相

富国恒富，穷人如何翻身？

[英] 约翰·凯伊◎著 陈琇玲◎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场的真相 / [英] 凯伊著; 陈琇玲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104-2315-4

I. ①市… II. ①凯… ②陈… III. ①市场经济学—
研究 IV. ①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640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京版图字01-2010-0723号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 BUT MOST

REMAIN POOR by JOHN KAY

Copyright © 2003, 2004 BY JOHN KA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RTELLUS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by New Worl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市场的真相

作 者: [英] 约翰·凯伊

译 者: 陈琇玲

责任编辑: 余守斌 邓东文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315-4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为何富国只占少数，穷人依旧潦倒

约翰·凯伊

有没有哪一个主导的经济模式，是以 20 世纪末期的美国经验为主，让所有国家必须联合一致，共同面临经济失败？或者，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域必须找出各自的经济发展途径才行？

“没有一体适用的经济模式”就是本书的论据。以广义的观点来看，所有经济繁荣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体。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关联中，才得以发挥效力。也就是说，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国家，本身的商业环境都有其独特性。

亚洲的经济发展经验就是这一论据的明确例证。或许，经济史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在 200 年前，现代经济发展是从西欧开始，而不是从中国东南方揭开序幕？”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译注：耶鲁大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对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研究）把这个现象描述为“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当时中国和西欧在技术、资源、才能及技能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我认为，真正的差异在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

1945年后，亚洲各个国家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极大的悬殊发展，使市场经济得以繁荣或挫败、先进技术得以被采纳或被藐视。然而，只要科技发展与经济制度方面有纪律多元化的同时演变，就可能让某些亚洲国家已缔造的经济奇迹出现在整个亚洲地区。对目前全球经济来说，这是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兴奋的发展。

我希望本书涵盖的市场运作分析，能够在知识上对经济发展有绵薄的贡献。

第一部 问题

- 第一章 彭博财经台 .2
- 第二章 大众的经济生活 .12
- 第三章 数字 .20
- 第四章 富国是如何富有的 .40
- 第五章 交易与规则 .56

第二部 经济体制的结构

- 第六章 生产与交换 .68
- 第七章 分配 .79
- 第八章 中央计划经济 .92
- 第九章 多元主义 .100
- 第十章 自发性秩序 .114

第三部 完全竞争市场

- 第十一章 竞争市场 .126
- 第十二章 风险市场 .142
- 第十三章 货币市场 .150
- 第十四章 一般均衡 .163
- 第十五章 效率 .174

第四部 市场的真相

第十六章 经济学的近代发展 .186

第十七章 理性与适应性 .202

第十八章 信息 .215

第十九章 风险 .227

第二十章 合作 .240

第二十一章 协调 .252

第二十二章 知识经济 .259

第五部 市场的运作成果

第二十三章 穷国依旧贫穷 .270

第二十四章 谁得到什么 .284

第二十五章 地点 .296

第六部 政治经济学

第二十六章 美国的经营模式 .306

第二十七章 超越美国的经营模式 .322

第二十八章 嵌入式市场 .336

第二十九章 经济政策的结构 .351

第三十章 经济政策入门 .361

第一部 问题



第一章 彭博财经台

如果你曾在接待商务人士的国际级饭店住过一晚，你肯定在饭店电视频道上看过彭博财经台（Bloomberg），或是与该台性质雷同的对手——美国财经频道（CNBC）。可怕的是，彭博财经台相当迷人，就像经典电影一样，让你想不看都不行。

电视屏幕上方的闪灯显示道琼斯（Dow-Jones）指数的涨跌，下方有跑马灯显示股价——思科（Cisco）当天的股价上涨了 0.75 美元。屏幕正播放着谈话性节目——彭博财经台的制作人必须费尽心思安排各式各样的访问和声明，全天 24 小时不打烊。

这些谈话性节目的主持人通常是该台员工——穿着红色吊带的男士，代表着彭博财经台对美股大盘充满无比的热情。经济学家也常常是该台谈话性节目的主持人，我自己就做过这种事。

这些经济学家大多在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或高盛证券（Goldman Sachs）等知名券商工作。他们会在其任职的券商交易室里接受访问，彭博财经台则免费帮券商打广告。经济学家会答复这类问题：“我们该如何解读全国采购经理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urchasing Managers）上个月公布的指数？”我可没胡说，你如果不相信，就请打开电视收看彭博财经台。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里，彭博财经台是市场经济兴起的显著表征。撒

切尔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于 1979 年就任英国首相, 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也在一年后当选美国总统。这些政府和内阁的改变, 使得原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未曾改变、同时也是 20 世纪大部分时期特质的趋势——政府干涉经济及国家高额支出——开始出现逆转。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也加快了这股改变的趋势。柏林墙 (Berlin Wall) 于 1989 年倒塌, 更象征着西方国家在冷战中取得胜利。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史上最异常的现象。

在上述趋势中, 最重要的是美国世纪的到来。随着柏林墙的倒塌, 美国政治家法兰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宣告“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 ——福山写的一篇刊于《国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 期刊的文章, 后来成为了畅销书《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

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是一个前兆: 全球政府以自由民主政治, 以及温和管制的资本主义为基础, 采用了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当然跟 20 世纪末期的美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福山在文章中小心表达的“胜利主义” (triumphalism), 被商业人士和知名时事评论家做了更独断的解读。花旗银行 (Citicorp) 前总裁沃尔特·里斯顿 (Walter Wriston) 在其著作《主权的衰微》 (The Twilight of Sovereignty) 中宣称: 市场应该会、实际上也会逐渐损害政府的传统角色。到 20 世纪结束之际, 连原本强烈反对这种“政府附属于市场”说法的纳奥米·克莱恩 (Naomi Klein) 等人, 也加入到了里斯顿等支持者的行列。

对于市场经济如何奏效的问题, 里斯顿提出了自己明确的观点——“自利的唯物论” (self-regarding materialism) 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政府不应加以限制。金融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管理者, 国家的经济角色是保护财产权及合约的执行, 我把这种论点称为“美国经营模式” (American Business Model) 。

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与约瑟夫·斯坦尼斯罗（Joseph Stanislaw）把这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思想，巧妙汇集于他们合著的《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The Commanding Heights :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一书中。两位作者借英国工党（British Labour Party）引述前苏联领导人列宁（Lenin）的话：“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替人民掌握经济的制高点。”他们还提出，“国家从制高点撤离，正是 20 世纪与 21 世纪的重要分水岭。”

对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来说，减弱国家的经济角色是一个审慎的政治选择。在里斯顿 10 年前描述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让政府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微。1990 年，“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更是取代“民营化”（privatization），成为了市场导向改革的标语。里斯顿预料，这种共识——市场的全球化趋势与新技术的重要性——会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

里斯顿提出的“国际化与技术”的主题，被日后的时事评论家用更尖锐的态度看待。著名全球化编年史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以其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撰写的专栏内容为主，于 1999 年集结成《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车与橄榄树》（*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一书。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书中声称：“这个世界只有 10 岁”（The world is ten years old）。

虽然全球化是主题，但毫无疑问，这个新世界的中心已经被发现。“如果你在 100 年前碰到一位建筑师，跟他说 2000 年后的世界将被一种称为‘全球化’的制度所界定，那么他要设计哪种国家，才能在世界上竞争取胜？答案是，他可能会设计出很像美国那样的国家。”^①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美国的经济运作良好。《商业周刊》（*Business*

①耶金与斯坦尼斯罗于 1998 年的著作《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13 页。

Week) 宣告, “新经济”技术已经改变美国的长期增长潜力。^①在彭博财经台的推波助澜下, 这股强势的经济表现转化为了股市的空间繁荣。

1996 年,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eral Reserve Board, 简称美联储) 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针对“非理性繁荣” (irrational exuberance) 提出警告。^②格林斯潘提到, 股价已创下美国历史新高——超过 1929 年的记录, 而且股价日后还会继续飙涨。在提出警告后, 格林斯潘再次退居幕后。

格林斯潘以说谜语闻名。格林斯潘第一次向他的夫人安西娅·米切尔 (Anthea Mitchell) 求婚时, 米切尔还听不懂他在说什么。^③但是, 在美国人的纸上财富持续增加的同时, 格林斯潘也塑造了自己的英雄形象。历史将会评论, 格林斯潘是个让无数美国人致富, 或是个忍不住告诉大家一切只是想象的人。

托马斯·弗里德曼所传达的胜利主义逐渐发展成了狂妄自大, 最后演变成了一种集体狂乱。繁荣变成泡沫, 其导火线就是相信新技术——大多指互联网——的无限潜力。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互联网的知识开始从电脑专家和学术界向外扩展。报纸杂志一再主张, 互联网将改革经济活动, 比先前铁路、通讯、电力或汽车等技术创新更为重要——尽管大家仍无法对互联网未来的

① “新经济”一词可追溯到 1996 年 12 月《商业周刊》由编辑迈克尔·马德尔 (Michael Mardel) 撰写的文章《新经济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New Economy)。此后, 《商业周刊》就成为新经济的主要推手。详见 1997 年 11 月《新经济、真意涵》(The New Economy, What It Really Means) 一文。通常指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 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

② 详见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 (Robert Shiller) 著书《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 第一章, 对此阶段历史及相关股市评价的描述。

③ 鲍伯·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于 2000 年的著作《别了, 格林斯潘》(Maestro: 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

改变的本质加以分类。^①

开发互联网商业潜力的新公司纷纷成立。营业收入不到1美元的企业，却在股市拥有数10亿美元的交易额。券商的研究分析师（也就是那些出现在彭博财经台谈话节目的人士），例如，有“网络女皇”之称的玛丽·米克（Mary Meeker）和美林证券的亨利·布洛杰（Henry Blodget），因为把不合常理的股票评价合理化，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奖金。^②高科技股票的纳斯达克（NASDAQ）指数也不断地以倍数暴增。^③

有识之士纷纷转向支持“新经济”的价值。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前任院长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不断赞美这些英雄。“财富对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相当重要，但财富却日渐成为了评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你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只能参与这场游戏。这是一个大联盟。如果你不加入，就定义上来说，你就是次等人。”^④唯有追求财富，才可能“在时间之流留下足迹”。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任内的财政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也对上述观点表示支持。萨默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①详见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1998年于代表“新经济”的杂志《连线》（Wired）上的文章。

②有关米克与布洛杰，以及20世纪90年代荣景的知名推手艾比·约瑟夫·柯恩（Abby Joseph Cohen）等人的描述，详见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于2002年出版的《互联网经济——非理性的繁荣》（*Dot. Con: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③1997年3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 Index）为1200点，3年后以5048点创下历史新高。2002年，指数又跌回1997年的水准。

④梭罗于1999年的著作《知识经济时代》（*Building Wealth: 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s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这句话被广泛引用，可以说是迄今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狂热经济最精辟的分析，也出现在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的著作《上帝注视下的市场——极端资本主义、市场多元主义和经济民主的终结》（*One Market Under God: Extreme Capitalism, Market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Economic Democracy*）中。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与肯尼斯·亚罗（Kenneth Arrow）的外甥，萨缪尔森和亚罗是20世纪后期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萨默斯是一位相当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是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得主。

格林斯潘虽被称为经济学家，但却没有实际的专业资格——他曾与极右派狂热分子艾茵·兰德（Ayn Rand）交往，展现出了具传奇性的政治技巧和敏感度。萨默斯、格林斯潘再加上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即高盛证券的前CEO），这三人组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三人组”。1999年，萨默斯继鲁宾之后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后于2001年回到哈佛大学当校长。

在美国商界能找到对美国经营模式的最大赞赏——专制与所得分配不均可被合理化，甚至在道德上被正当化，只因为这些都是市场成果。对主管和成功企业家来说，有什么会比发现自己的好运不仅能让个人获益，也能让整个社会福利受惠更好的事呢？在这种信念的强化下，主管和成功企业家就会扩大这种好运。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高比例的美国企业的获利落入了资深经理人的口袋。^①

然而，欧洲人对美国经营模式的普遍性总是持怀疑态度。1997年，七大工业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开会，就受制于美国总统克林顿。《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称其为“热情奔放的自夸”（effusive self-praise），还曾引述了一位欧洲官员的话：“他们一直告诉我们，自己的制度多么成功，但现在却提醒我们，晚上最好只在饭店附近逛逛，不要走太远”。^②

美国经营模式势不可当的崛起，渐渐使欧洲人失去了自信。在英国和德

① 2001年6月25日的《财富》（*Fortune*）杂志中，《主管薪资咨询服务》（*Executive Compensation Advisory Services*）一文的《知名CEO惊人高薪一览表》（*The Great CEO Pay Heist: Tables*），提供了许多美国CEO的详细薪资总数。

② 1997年6月22日的《金融时报》。

国，科技股的“投机热”和华尔街股市泡沫化极其类似。^①新闻工作者乔纳森·弗里兰德（Jonathan Freedland）著书《把革命带回家》（*Bring Home the Revolution*）歌颂美国，据说是新工党（New Labour）政治家最喜爱的读物。^②

欧洲领袖于2000年2月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签署了一份“新经济”议程：全球化与新技术需要市场自由化。这些构想也传到了贫穷国家。“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就是由总部比邻于华盛顿首府市区的几个主要国际经济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提出的通用妙策。但是，全球化和美国经营模式却引起反弹。

1999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开会时，街道上挤满抗议者，会议最终也因为一团混乱而草草结束。之后的几次类似会议也纷纷引起了群众的抗议示威。

2000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滑雪圣地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预期是美国10年来胜利主义的最高潮。克林顿总统搭机前往开会，示威群众则挥手抗议，要求克林顿终止在其任期内让企业人士赚取暴利的相关措施。

①德国Neue Markt指数大幅度凌驾于华尔街：Nemax Kurz指数在1997年3月不到500点，却在2000年3月暴涨到8500点以上，指数在2002年又跌破1000点。英国科技股Techmark指数在2000年涨到5700点，到2002年又跌回1000点。

②弗里兰德于1998年的著作《把革命带回家》。查尔斯·李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于2000年出版的《知识经济大趋势》（*Living on the Thin Air: The New Economy*），是影响部分英国新工党政治家，赞扬美国泡沫荣景时期事物的另一本经济著作。参见1999年11月14日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在《观察家报》（*Observer*）的报导，以及1999年11月3日琳达·狄理尔（Leanda Delisle）在《卫报》（*Guardian*）的报道。《把革命带回家》也被报导为哈洛兹百货（Harrods）的老板穆罕默德·艾尔法耶（Mohammed Al Fayed）最喜爱的读物：“这本书一出版[强尼采访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首相时，首相聪明地把这本书摆在西洋棋上]，法耶先生就打电话来订了100本。”摘自1999年11月29日《卫报》，马修·诺曼（Matthew Norman）的报导。

但是，种种示威抗议并没有奏效。除了原本接待克林顿和萨默斯的欢迎会低调处理外，电子商务企业会议仍旧沸沸扬扬地进行。几周后，纳斯达克指数创下新高；两年后，指数却惨跌75%。在网络泡沫全盛时期成立的网络企业，最后大多走上歇业一途。

不过，美国经营模式只稍微受到一点损伤，依旧是大多数企业人士与顾问实际运作的前提。自利的唯物论是激励人类的最大因素。政治贪婪会带来灾难，因为政客可以运用国家的强制权力获取他人的金钱。企业就算贪婪仍有品德可言，因为生产人们想要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获利的唯一方式。所以，政治领域应该越小越好，但企业领域却要尽量扩大。

于是，美国经营模式的前提直接导致“市场基本教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的出现——干涉自由市场功能绝对无法合理化的信念，以及“最小限度国家”（minimal state）的形成，国家的经济角色局限于财产权的界定与合约的执行。又因为贪婪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要动机，重新分配课税就会抑止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上述做法显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社会由极端贪婪者掌控，而国家的角色又微不足道，结果不会演变成无政府状态吗？解释这种做法为何不会演变成无政府状态，是美国经营模式最聪明也最有趣的部分。本书绝大部分也将致力于探讨这个问题。

虽然这项技术问题很重要，但大多数采用美国经营模式的国家却不太关注此事。对他们来说，美国经营模式符合他们根深蒂固的需求——针对复杂现象提出简单且具普遍性的解说。美国经营模式的诉求能直接对应到其所排斥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上，它的相关规定不只正确，还具必然性。美国经营模式的主要提倡者在把所有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归因于政府时，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把所有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归因于资本的同样巧思。

大众对经济问题的兴趣以往是放在政治活动上，现在却通过彭博财经台

加以表达。出现在谈话性节目的人士，界定了经济学家的公众形象。如果我在晚宴中表明自己的经济学家身份，别人就会认为我应该是一个既无趣又固执己见的家伙，满脑子都想着钱，而且意见通常有错。大家可能会问我汇率的问题，却对答案不感兴趣。如果我说自己不是那种经济学家，他们就会大感惊讶，原来还有其他类别的经济学家，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别人交谈。

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预测汇率，但他们抱持的信念却是让经济学家名声不佳的主因。“每次你遇到两位经济学家，就会获得三个意见”常被人作为介绍经济学家的开场白，这种做法也常常引起哄堂大笑。我本人就经常嘲笑那些出现在谈话性节目中的分析人士差劲的预测记录。

担任这类分析角色的经济学家，赚取高薪却不受敬重，而且他们所做的工作似乎微不足道。没错，应该有人研究全国采购经理人协会的统计数字，但这种工作很难和了解伟大艺术或找出次原子粒子等探索性的研究相提并论。

通常，彭博财经台提出的问题，比如“我们该如何解读全国采购经理人协会上个月公布的指数”、“联邦储备委员会下次会升息吗”等，既无趣又不重要。而事实上，真正的经济问题既重要又有趣，并可以引出一些当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国家富有，其他人、其他国家却贫穷？为什么在经济竞争中，计划经济制度输给了市场经济制度？地方分权的市场经济制度，如何协调产品的全球配销？经济制度如何处理风险？在复杂的产品市场中，经济制度如何处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如何把奖励分配给负责管理复杂生产流程团队的不同成员？市场如何协调网络，又如何激励创新？我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比如如何工作及消费什么，究竟取决于何物？在现代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应该为何？这些问题就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会说明美国经营模式不是什么、不能做到什么，也会对美国经济运作做出正确的描述。最符合“最小限度政府”、“自由个